

林奕华

认“真”，与时代对话

林奕华的每一部戏剧作品总是烙印着他的鲜明特质，他对古典四大名著的改编是颠覆性的。他说，人们太习惯于在一个安全的边际里束缚自己，让自己越缩越小。而他宁愿在不断的冒险中发现自我。对林奕华来说，做戏不是使命，也不是生涯，他要用自己敏锐的触角去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于舞台，与整个时代对话。

■ 文 | 冷梅 ■ 图 | 受访者提供



Q=生活周刊

A=林奕华

俗语说：“少不读水浒，老不读三国，男不读红楼，女不读西厢。”林奕华偏要唱反调，不但要男性读《红楼梦》，还以全男神班演绎十二金钗。

这样性别翻转的手法，曾在《三国What is Success?》里玩过一回，别人看《三国演义》，看到权谋、战争，林奕华看到的却是三国人物柔软阴性的一面：“三国男人流的泪不比林黛玉少！”他打造了巾帼无双版的《三国》，借古喻今，反映现代社会出现的“女汉子”现象。《红楼梦》的全男神班，说男性原罪，也演女性宿命。

林奕华认为，小说，是一个社会、时代精心熬炼出来的药材，我们的传统里并非没有好听的故事，只是，中国人怕新、怕奇、怕险，只喜欢听重复讲了千万遍的老故事。归根究底，“欠缺”从传统遗产再创新的能力。“我做四大名著，不只还原历史，而是通过戏剧思考：除了文学的价值外，这些作品对现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新的意义？”林奕华强调，如果自己再把老故事重说一遍，毫无意义：“通过这四出戏‘阅读’四大名著，不只是文字表象的阅读，而是更深刻的文化阅读。”

第一出《水浒传》，他从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提问：“What is man?”男人只是追求活得像个符号？或是人？第二部《西游记》，他从三藏西行取经看到生活之难，要问：“What is fantasy?”第三部《三国》，从历史的争斗里，他看到人心之变，三问：“What is success?”最终章《红楼梦》，林奕华阅读到其他三部隐晦其间，曹雪芹却大胆明说的“性”，那是现实中受到压抑的欲望，他要问：“What is sex?”四部作品被一个问题贯穿，那就是：现代人的焦虑从哪里来？要把现代人带到哪里去？于是透过提问，林奕华将经典解构，换上时装，成了摩登的都会男女。



我从《红楼梦》看到了自己

Q:可以讲讲你对《红楼梦》的解读吗？

A:13岁我去台湾读书，寄宿制，有一个学长一直很照顾我，我就像那个寄宿在别人家里的孤儿。等我回到香港，一打开《红楼梦》，林黛玉进了贾府，那就像我自己，我的内心对林黛玉的遭遇感同身受。等我开始排演这部戏，我感觉有一个主题没有变过，当初我会读《红楼梦》，因为我会怀疑自己，你得到的这些照顾是否是值得的，以及别人会怎么看你。可以说，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自我价值没有怀疑过。你可以把《红楼梦》看成一个家庭里的阶级，而这个阶级在一个社会里也存在。我的这版《红楼梦》，你完全没有办法把整个故事套用进原著，只能在对应的人物中找到对照。可以说，它不是没有原著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忠于原著的戏，只不过我们用的是忠于原著的形式。可以说《贾宝玉》这部作品是非常忠于原著的演绎，但是《红楼梦》是一部非常忠于演绎的原著。其中很多故事的情节是有的，只不过观众需要做一些心理上的调整，这不是直接的扮演，那些情节被放于现代的情境，而这些情境又不是完全在说故事。

Q:为什么使用全男班演绎？

A:有一点比较有趣，我发现《红楼梦》里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好人，他们都是加害者，那么我干嘛一定要找女生来演受害者。对我来说，最理想的呈现就是男生既演加害者，又演受害者。所以最终观众所看到的《红楼梦》，很多时候演员是一分两角的，他可能同时在演贾琏和凤姐，在演贾瑞和凤姐，在两个角色中切换。其中男公关的设定，就是因为戏的一个开始，有个贾太太，老公出轨，这到底是她的噩梦，还是真受伤？她需要找到心灵的自愈，于是她就来到了这个叫做大观园的欢场，而这其中的每个男公关，都有点像命理先生，每一个角色的登场，就会引出这个人物背后的前世今生。



创作其实就是运动，运动就是出汗，出汗就是排毒，排毒就需要不断去活化那些老的死掉的细胞。

Q: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演到底？

A:我觉得这部戏不是我找到它，而是它找到我。我觉得人生经常如此，人是通过不断犯错，终于有一天醒悟过来，时间才会继续往前走。不然，总是归于一种周而复始犯错的循环。所以我把这种意境叫做似曾。我们常常会在人生的过程中，回到历史现场。只是，我们有时会忘记自己是那个现场里的凶手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桥段，不是一个情节，我就想到了一首歌，最后就成了剧中的主题曲《似曾》。故事情节发展到最后，《似曾》为所有这些情感找到了一个出口。